



兩個好朋友

王崇倫和王喜明

通俗讀物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通過全國著名工業勞動模範王崇倫的口述，寫出了民吉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在生產上、人們思想上、生活上所起的巨大變化，並通過王崇倫和民吉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王喜明的親密的友誼的描寫，反映了工人、農民親兄弟般的感情，體現了工農聯盟。

基藏

書號：0483

兩個好朋友

——王崇倫和王喜明

口述者：	王	崇	倫
筆錄者：	李	樹	鑑
出版者：	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北京香餌胡同73號)		
印刷者：	重工業出版社印刷廠		
	(北京灯市口12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開本：787×1092 1/36

字數：11千字

印張：13/13 插頁：1

定價：(4) 八分

印數：1—10,000

1955年8月第一版

1955年8月第一次印刷

目 錄

訪親人.....	2
一家子.....	4
北大荒,變了樣.....	6
孫喜的故事.....	13
鞍鋼和農民.....	19
幸福的道路.....	22
工農聯盟萬歲!.....	24

封面圖片說明:

王崇倫(右)說:用新農具種的穀穗這麼大!

王喜明(左)說:用舊農具種的穀穗這麼小!

訪 親 人

祖國正在飛躍前進，一天一個樣。每個人都願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獻給社會主義建設，我也不例外。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裏，我完成了四年多的工作量。

……一九五四年，我決心繼續努力。一月十五日，我正和我的鉋床，超額完成着一月份的國家計劃時，車間黨支部書記白明欣同志跑來說：“王崇倫，放下工作吧！鞍山市工人推你作代表，下鄉去訪問農民弟兄。”

我到市工會聯合會報了到。市委和工會的負責同志，親自接見代表團的人們，一再囑咐我們好好完成全市職工委託的任務，通過工農聯歡，鞏固工農聯盟。

回到工廠，車間的工人圍上我，這個說：“你見到

農民弟兄，把咱們爲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爲支援農業生產努力幹活的情形，都告訴他們。”那個說：“再問問農民弟兄對我們有什麼希望？”靈山農具廠的工人們，聽說要組織代表團去訪問農民弟兄，過年的時候也不休息，起早貪黑，在廠子裏的角角落落找材料，幾天工夫就造出來三台最新式的收割機。他們說：“像串親戚一樣，不能讓我們的代表空着手去。我們給這三部要送農民弟兄的收割機起名叫‘工農聯盟號’。”化工總廠的工人們，裝好了一百五十袋硫銨，也讓訪問團帶去送給農民弟兄，好增加農業生產。訪問團還帶着電影放映隊，給農民弟兄放映電影。

代表團的代表之一、四十七歲的馬殿選，出發前好一頓打扮。老伴把一堆獎章都給他戴上，送他到門口還囑咐說：“到那裏自己盛飯、自己倒洗臉水，別讓人家侍候，和一家人一樣。”

一月十九日，我們坐着旅客快車出發，到黑龍江省綏化縣民吉村去，訪問自己的親人。

我們這個訪問農民代表團，是由鞍山工人的代表組成的。那個臉上堆滿皺紋的老頭，是建設大

型軋鋼廠的功臣、鋼筋流水作業法的創造者黃德茂；臉刮得精光、看起來很年輕的馬殿選，是選礦廠有二十五年工齡的老工人；還有兩位是鋼鐵裁縫、著名電焊工人賀善述和建設無縫鋼管廠的功臣、機械安裝能手鍾振慶。我們大家都是鞍山市的特等工業勞動模範。

一家子

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在黑龍江省綏化縣人民政府的食堂裏，農民代表和工人代表喝了聯歡酒。工農代表見面了，都有說不出來的快樂。七區的農民勞動模範王兆清說：“我長這麼大，從來沒有喝過酒；今天爲了歡迎工人老大哥，我頭一次開戒！”

正當工農弟兄互相敬酒的時候，從後面桌席裏，走來一位四十多歲的樸實農民，擎着酒杯，離老遠，就衝着我喊道：“一家子，咱倆乾一杯吧！”我一看，他就是在車站上熱烈地向工人訪問團致歡迎詞的人。

他顯得挺有精神，臉膛總是紅撲撲的，說起話

來，不緊不慢地，十分親切感人。他，就是中共民吉村支部書記兼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王喜明。

這幾天民吉村鬧嚷嚷，像辦喜事似的，紛紛忙着迎接代表團。男女老少，洗衣服，掃院子；女孩子們穿上花衣服，辮子梢紮着綢布花蝴蝶。二十一日早晨，全村人都集合到小學校操場上等着歡迎我們。五十九歲的遲清玉，聽說訪問團到啦，光着頭，拉着小孫女就往操場上跑。他前天就想到哈爾濱去看姪女，聽到工人訪問團要來的消息，就不管姪女一次一次來信催，一定要等着招待工人老大哥後才去。夫妻勞動模範張文年和王秀蘭，不僅把勞動模範獎狀和年畫貼在牆上，还把輕易捨不得戴的勞動模範獎章，戴到胸前。

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王喜明更是坐不安、站不穩的。他召集幹部開會，催着大家準備歡迎。他又連夜趕到綏化縣，等着到火車站迎接。

我們到民吉村的這天晚上，王喜明把我接到他家去住。他親自給我鋪好被，讓我躺下休息，一面就興奮地向我介紹全村的情況。

每天晚上，當我訪問各家農民回來，王喜明總是

笑迷迷地說：“一家子，快睡吧！”我冷丁一想，他真聰明啊！他用“一家子”三個字，把我們工人和農民的親密關係，都表達出來了。我們兩個人過去都是抗大活的農民出身，他現在組織生產合作社，多打糧食支援我們；我們在工廠多造機器，共同為國家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努力。在將來，農民也會成為使用機器的農業工人。農民和工人的利益是永遠一致的。怪不得我們兩個人一見面就像兄弟般的親熱。

北大荒，變了樣

一月二十二日傍晚，我到黑龍江省農業勞動模範、民吉村生產合作社理事張文年家，作了一次親切的訪問。張文年全家，早在門口等着迎接我們了。一進屋，張文年七十歲的老父親張發，就樂的嘴裏不住地叨咕：“到這裏就是到家啦。”他挨着我坐在炕沿上，講話顯得很吃力，但卻熱情地說個不休。他告訴我，民吉村一帶，原來就是有名的北大

荒。他十六歲那年，逃荒到這裏。那時候，這裏還是滿山遍野的荒草甸子、灌木林，豺狼成羣，野鹿一隊隊的。可是，就是這樣一塊荒涼的地方，也還是滿清五王八旗王爺的。他們手指頭都不用動彈，派個人騎着馬跑一圈，便都算是他們的土地了。後來，大地主朱顯得等弄到了這塊地方，僱逃荒來的農民，替他們開荒。經過五十年的光景，這一片荒涼的地方，變成了一碼平川的好莊稼地。老張發和他的父親，在這片土地上，流了無數的汗珠，日日夜夜，辛勤地開着荒地。地是開出來了，但不是農民的！

解放以前，這裏絕大部分土地，都是地主家的，全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農戶是貧僱農。農民的命運是悲慘的。六十四歲的劉喜發，全家九口，有兩個人給地主抗活熬瞎了眼，有一個人成了二層眼，一個人成了癱瘓，只有他一個人能勞動。丁有堂一家，汗不離身幹了一整年，黃澄澄的糧食，都流到地主家的囤子裏，自己還是沒有糧食吃。他怕到地裏餓，在家多吃些鹹鹽粒，到地裏喝一肚子水，對付一天。

張文年詳細地告訴了我，民吉村是怎樣由窮變

富的。

解放以後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民吉村民的生活仍然很苦。那時候，張文年家單幹，辛苦年，一垧地只打了二石糧！衣服補釘打補釘，屋子光溜溜的，沒鋪沒蓋。

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以後，農民們分得了土地和牲畜，開始組織起來。但那時，全村雖說有一百十二匹耕畜，可多半是些“稀屎牛”，大車也只有十輛，生產工具很不齊全，很多戶無力單獨種地。當時村幹部犯了急性病，強迫全村分段編成十三個互助大組。名義上是互助大組，實際上只是兩戶到四戶的“掛勾組”，種地時聯起來，種完地就散了。全村大部分土地只剷一遍、耩兩次，也沒有糞可上，到秋天，平均每垧只打三石二斗糧。互助組在變工中沒記賬還工制度，常常爭吵。一九四九年初，中共民村支部檢查了工作上的缺點，號召全體黨員每人頭組織起一個互助組來，堅持自願原則，實行互利換工辦法。党支部首先推動張文年互助組，實行了馬評工的工票制度，這樣，大家組織了起來，就提高了耕作技術，施肥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剷耩達到三

遍，每垧地比其他組多打一石多糧。

具体事实教育了全村農民，使他們進一步認識到：組織起來，互助合作，搞好生產，是由窮變富的唯一可靠的道路。全村互助組經過整頓，把二十六個組改為二十一個組，幫助孫山、于景濱、王永清三家貧困戶參加到互助組裏去，全村農戶百分之百地組織起來了，還成立了供銷合作社。生產不斷發展，農民的生活也一年好似一年。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下旬，王喜明和張文年從縣上回到村裏，向四個互助組的組員們提出一個建議：試辦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

這個消息，把全村人都攪動了。有的人贊成，有的人反對，有的隨大流。

全村一百八十多戶人家，有的家庭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白天黑夜，人們的心思緊緊被這個問題纏着。

被選為建社對象的互助組裏，有一家姓陳的父子倆。父親叫陳財，兒子叫陳國富。他們雖然都是在土地改革中分的地，並在互助組裏發了家，但父子兩人，却各有各的心思。

陳國富是青年團員，平時受到團的教育，他相信，農民沿着合作化的道路，是能一步一步走到幸福的社会主義社会的。民吉村醞釀成立合作社時，他正在遠遠的小興安嶺伐木頭，他想父親一定會報名參加的。

陳財和他兒子想的可不一樣。他想，現在全家已經有三匹馬，一輛大車，三個勞動力，去年用多餘的馬力，給沒馬戶耕地，很輕易地就賺了三石糧食；今年如果僱上一個長工，租幾垧地，自己再套上牲口去搗騰兩趟瓦盆，日子會過得更美，何必去跟人互助合夥？至於參加生產合作社那就更不願意了。

陳財的主意已經打定，越想越好，越想越對。但就在這時，他兒子回來了。

最初，陳財想用父子感情打動兒子，說一切都是爲他打算；陳國富却想用歷年參加互助合作的好處勸醒父親。

父子倆的爭論沒有結果。最後，陳國富和妻子，帶着兩匹馬入了合作社；陳財留下一匹馬、一輛車單幹。父子分手時，陳財氣憤憤地說：“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兒子回答說：“吃虧的是誰，將來瞧吧！”

四十一 过了一年，人們的嘴閉上了。大家都称讚合作社的生產，比互助組好，互助組的生產，比單幹戶好。

陳財自从他兒子和媳婦加入生產合作社後，自己一個人，就趕上大車販賣瓦盆去了。他一共販回十二套瓦盆，在路上就打破了兩套半，剩下的，到了夏天還沒全賣掉。老头子自己又種了五畝小麥，他不相信別人說的“玉銅”拌種有好处，只在二畝地裏拌了試試看，所以另三畝地的收穫就打了折扣。他的兒子和媳婦入社後一年得了三百多個勞動日，每個勞動日分到六十多斤糧食；另外，還有馬租和地租，算下來，兩口人分的糧食，比往年全家打的還多。

這個細賬，不用說，陳財心裏全有數。所以，儘管當初陳財發誓不參加社，秋收沒等到打完場，他就帶着車馬要求參加生產合作社了。

單幹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生產合作社——這在民吉村已經成了公認的真理了。一九四八年，全村每垧地平均單位面積產量是三石二斗，一九四九年是五石二斗，一九五〇年是七石，一九五一年是八石三斗，一九五二年計劃是九石三斗，實際達到了十二石，比常年指標二千七百斤增加了百分之百，比解

放前產量最高的一九四三年，還增產百分之九十四點八，光榮地得到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丰產模範村的獎勵。

一九五三年，是民吉村十年九不遇的澇年頭，連月陰雨，生產合作社依靠了集体的力量，仗着有播種機，比各村早種了半個多月，麥苗長的早，沒讓草遮住，平均每垧地還收了四石二斗小麥。

幾年來，民吉村的階級成分和農民生活，有了很大的變化。一九四五年，全村一百八十七戶，有地主五戶，佔百分之二點六。富農十八戶，佔百分之九點七。中農三十七戶，佔百分之十九點七。貧農十三戶，佔百分之七。僱農共一百一十四戶，佔全村農戶的百分之六十一。可是現在呢？全村成立了五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三個常年互助組，除了兩戶過着一般中農的生活外，其餘大部分都已經上昇到富裕中農的生活水平了。

這是北大荒翻天覆地的大變化，是民吉村農民祖祖輩輩破題兒第一遭！過去出了名的“窮孫家溝子”的農民，現在都有鋪有蓋，不愁吃穿了。

孫喜的故事

王喜明告訴我：“民吉村爲什麼能發展得這樣快？主要是依靠工人階級的領導和支持。”他又說：“咱喝水不忘掘井人，沒有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我們一輩子也不會有今天！”

從一九五二年春天起，國家在民吉村成立了技術推廣站。組織起來，互助合作，再加上新農具和拖拉機，民吉村就大大變樣了。這個技術推廣站，擁有十八台剗耩機、兩台蘇聯式一一〇號大型脫穀機、八台蘇聯式馬拉農具和三台拖拉機，供民吉村一帶農民使用。頭一年，全村的單位面積產量就提高很多。這是技術推廣站起了決定作用。

我訪問老張發的時候，沒說上三句話，他就眉飛色舞地說起脫穀機的好處來：“這東西真靈巧，全村八十五垧半地麥子，兩天半就全打完了。要在早時候，還不打上三月兩月啊！”拖拉機翻地，兩個人，八個鐘頭翻三垧；用舊犁杖，兩個人六匹馬，一天才翻四畝。

地。一九五三年是大澇年頭，要沒有播種機，全村的小麥都得荒廢。王喜明說：“提起這些，全村農民都打心眼裏感激你們！有了機器，連‘喉巴’都解放了！”

兩年來，在民吉村和綏化縣所有的村莊裏，到處流傳着“喉巴”解放的故事。王喜明給我講了這個真實的故事。

莊稼人，最苦的是割地。“小麥不受三伏氣”，割麥子的時候，正是最熱的三伏天。頭頂上毒太陽晒着，腳底下熱土烘着，一彎腰一身汗，拿着鐮刀割一天，汗珠子不知掉多少。給地主扛活，身子不是自己的，打頭的跑在前面，一個攆一個，跟不上，就掙不着整工錢。有的就晒得累得昏過去。

孫喜的父親給地主扛了一輩子活。耕、種、拉、打，整天彎腰躬背，受苦受罪。有時累的滿身是汗，口渴了，喝一頓涼水，慢慢就得了傷力病。四十六歲那一年，割麥子時，讓一陣冰雹子激着了，十多年的傷力病，一下子犯啦，躺在炕上不能動彈，成天吐血，到底死了！

那時候，孫喜給地主朱顯得家扛活。也是走着he父親的老路，累得害上了傷力病，一彎腰就喘不上氣

來。拚死拚活忙累了一年，全家还得挖野菜、要豆渣吃。一家七口人，冬天光着屁股守火盆，夏天露着膀子晒日头，孩子們沒有一件遮身的衣裳。孫喜三十歲那年，分家分了七垧地。可是日本鬼子要勞工，他一年就攤着兩次，一次去三個月，他因為有傷力病，只好賣地僱人去，一下賣了五垧地，才算過了這一關。

每年一到封江河的時候，孫喜的毛病就發了，躺在炕上不能動彈，整天咳嗽，鼻孔淌血。解放以後，人民政府分給孫喜三垧三畝地。頭一年，地都種上啦，苗也長的很好，可是一到剗地時，孫喜就不能剗，一下地就喘成一團，只好剗一会歇一会，忙了半天，地裏的草，長得比苗還高。到秋天，一垧地只打了三石苞米，還有一半是糝子。一九四八年互助合作運動開始時，孫喜參加了臨時互助組，幹些趕車、蹣地的輕便活，頂半個工，多給人家一些工錢，日子對付着好過些。一九五〇年，孫喜參加了王喜明領導的常年互助組，大夥幫着做一些活，給工錢，人家不要。孫喜的病也好一些，冬天也能對付幹一些輕活了。一九五一年臘月，村裏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幹部們口口聲聲說是自願入社，誰願參加誰報名。孫喜報名了。可是，